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惊天血手

柳残阳 著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惊天血手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惊天血手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无形杀手，众多武林高手死于非命，一时间搞得江湖上人心惶惶，六神无主。

少年侠客奉武林圣主之命，下山追寻凶手，无意中卷入武林中沉默了几十年的一件情怨又误涉群魔虎视的毒龙洞。于是魔影纷现，血雨腥风，骨肉刀剑相见。群魔仗威乱伦左道邪门互相残杀。英雄救美得真传，斩尽败类，除尽邪恶，恩恩怨怨，曲曲折折，生生死死，把一个武林闹得天翻地覆，情仇一梦……

目 次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7
第五章	51
第六章	76
第七章	99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49
第十章	188
第十一章	231
第十二章	264
第十三章	291
第十四章	314
第十五章	345
第十六章	367
第十七章	396

第十八章	419
第十九章	441
第二十章	467
第二十一章	489
第二十二章	513
第二十三章	543
第二十四章	581
第二十五章	616
第二十六章	644
第二十七章	662
第二十八章	691

第一章 杭州船绅

三桅船帆，

湖清波。

船中杭州西湖中，人在湖上，正襟危坐船头，手持钓竿，专心在垂钓。

他的手白晰而稳定，拿着钓竿，犹如石像一般，随着船身起伏而不摇动，可是他的鱼钩上却没有鱼饵，因为他志不在钓鱼，而在澄清思虑，考虑许多事情。

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五六，却是杭州城中，小有名气的仕绅。

在城中已有两家规模不算小的绸布庄，提起船绅徐小

惊天血手

石，谁都会说他是年少多金的怪人。

县太爷具贴请宴，要他捐钱铺路，他毫不吝啬地一掷五千两。缙绅们见他少年多金，好意为他物色一座幽美的大庄院，只要五百两银子，却不屑一顾，绝不肯花。

谁都知道，他只喜欢四样东西。

怪人之名由此传开。

一艘装饰着富丽堂皇的楼船。

一支钓竿。

一笼鸽子。

和两个又象妻子，又象朋友的女人——瑶瑶和琴琴。

徐小石怪吗？

一般普通人看来，的确有些怪，好象他所有的事情，都与别人不一样。

但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怪，他对何任人都客客气气，极讲礼貌，连对店小二，都要说声谢谢。

只有他的两个女人知道，他做每一样事，都含有深意。

他以船为家，不肯购置庄院，就是不愿意与人群靠得太近，他认为人心最难测，近了难免有摩擦，也难免有感情。

他开绸布庄，只是为了有一个可以受人尊重的身份。

他养鸽子，却是他南北各地的通讯网。

他每天垂钓，只是表示自己的宁静淡泊，与世无争。

瑶瑶、琴琴，前者要理他的船与鸽子，后者要经营他的绸布庄，也是缺一不可。

他所以每件事都深思熟虑，老于世故，就因为他是江湖中人，人人丧胆的超级杀手——七先生。

第二章 血染码头

玉露已白。

秋已肃杀。

清晨，金老太爷带着十名侍从，出了闻名江湖的风砂帮总舵——“仁义园”，直向码头走去。

在江湖上，政起风砂帮的龙头：

“呼风唤雨”

金镇涛老太爷，无论谁看到他，都会露出几分尊敬畏惧之色。

他已六十多岁，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身材不高，却强壮魁梧，精力充沛得像个中年人。

他手上不但有五百余人手，还有三百多条船，包下了盐

运，不论官盐与私盐，可以影响到长江南岸十余万人的生活与生计，运上游的最大船帮——排帮与洞庭湖的曹帮都眼红因为自古以来，盐运的生意与利润太好，若不见二十四桥的扬州繁华，就靠半城的盐商造成的。

此刻，他穿着团花锦袍，带着十名高手，巡视码头。这是他每天固定的公事，数十年如一日，永远不变。

就因为他这股持恒的精神，风砂帮才能由十余条破船，扩张到现在二三百条大小船只。

早晨的码头，永远是喧哗嘈杂的，货物人头，上船下船，有的吆喝起锚，有的喳呼搬货，南腔北调，犹如早市庙会。

可是今天特别清静，码头边靠着二十几条鸟篷船，静悄悄地，动都不动。

金老太爷前脚踩上了码头，红润的脸色就变了，他双手握拳，大步头行，口中已唤道：“黑豹！”

一个黑面短髭，衣着考究的中年人立刻赶上来，此人正是风砂帮的十大高手之一“黑豹”。

金老太爷沉着脸问道：“我昨天不是说过，扬州等着要盐，五十条船要一齐赶去这货的么？”

黑豹道：“是！”

金老太爷道：

“那这几条船为什么还不动？”

黑豹也有点奇怪，道：“老爷子的命令，我昨天已传达去，为了赶日程，有的船昨夜就起航，这几条船……，我去问一问。”

金老太爷并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看黑豹，鼻中一哼，道：“你这几年来，是怎么管事的？”

黑豹脸色发窘，急急靠近水边，喝道：

“谁在船上……”

他话还没说完，那二十几船上鸟篷突然翻起，每条船上竟藏着十来个黑衣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弓箭，弦已拉满，箭在弦上。

黑豹脸色惨变，急喝道：“老爷子快躲开……”

话刚喊出来，弓弦已响，乱箭飞蝗般射出。金老太爷闻声已趴在地上，等他躲过这阵箭雨，站起来一看，黑豹已成刺猬般，躺在地上，但目光一触船，脸色顿时又变。

那船上前一班弓手射箭出后，身子立刻伏下，后面赫然又是一排弓箭手，数十张强弓已引满，箭也已弦上。

金老太爷的身子心脏立刻僵直。

这时，后面的九名侍从立刻上前，挡在金老太爷面前，有人大声喝道：

“老太爷，你快走！”

此刻不走，便待何时？

别看他身形魁梧，脚下一蹬，人如飞燕一般飞掠而起，他施出了全力，避这一场突发的灾难。

身在半空，已听到身后弓弦乱响，惨叫之声，随即阵阵传入耳中。

金老太爷心如绞割，却不敢回头。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也顾不得大白天，惊世骇俗，全力施展轻功，一阵风般赶回“仁义园”，下令全体戒备，一面派出五十余人到码头去搜敌，一面写了几十张贴子，邀请附近同道好友驰援。

惊魂甫定，才喘了两口气，五十几个人都回来了，还抬回来十具尸体，尸体上的箭已拔掉，每具尸体都变成了血人。

风砂帮的精英，竟在这大清早，霎眼之间，全部都完蛋，金老太爷踉跄一退，几乎想跪地大哭一场！

但他不敢在手下面前显出懦弱，只能含着满眶泪水，吩咐办棺木、制寿衣。

等一切安排好，十口棺木停放在大厅右旁，接到信的同道好友也到了。

不过发出去二十几张贴子，到的人却只有三个。

一个是生平知交，目光如鹰的“鹰王”英芝贵。

一个是衙门里的总捕头“鸳鸯风”胡神刀。

还有一个在江湖上号称“智多星”的秃头老人仇三星。

金镇涛这时才强制悲痛，堆出一脸欣然道：“老哥们，你们总算来了！”

三人几乎是先后脚，同时进厅，一看到十口棺木，齐都吃了一惊，同声道：“金老，这是怎么回事？”

金镇涛总算是经过风浪的，先叫人奉茶，待三人坐定，才把早晨的遭遇说了出来。

总捕头听完，霍然起立道：

“地面上发生这么大的事，这还了得，简直目无王法，我立刻去查！”

金镇涛苦笑道：“胡兄，你不必去了。”

胡风一怔，道：“为何不去？”

金镇涛道：“下面的人抬尸体回来时，已跟我禀报过，码头边已经没有船，也没有人，显然他们早已预谋，杀了人就跑，去了也查不出什么！”

“智多星”仇三星平静地道：“胡捕头，金老这次邀请我们来，主要是邀咱们来问问消息，商量商量，撑个场面，若像你一般公事公办，拔腿就走，那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鹰王”英芝贵微笑道：

果然不愧为‘智多星’，金老心中想的都让你一个人说尽了。”

仇三星道：“英兄过奖，金老既把我们当作知心朋友，我们也不必客套废话，其实象这等重要的事，金老何不多请些朋友来计议？”

金镇涛叹息一声，道：“不瞒三位说，我发出二十多张请帖，到的却只有三位阁下，莫非他们早已得到了风声，有人要对我不利？”

说到这里，语气已近呜咽：“金我某生平虽谈不上仁义，却自信对朋友慷慨四海，想不到急难时，却无人拔刀相助……我金某做人竟真的如此失败吗？”

英芝贵道：“金兄不必自怨自艾，有用的人，几个足够，无用之人多了未必帮得了忙，你说吧！目前你想怎么办？”

金镇涛这才停了停神，打起精神道：“今日遭遇，事先毫无征兆，老实说，我连仇家是谁，什么地方得罪了人都不知道，现在帮中高手尽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请各位来，看看有什么消息，替我拿个主意。”

总捕头胡风道：“前阵子，我倒听到一些消息，说有人要对你老爷子不利，我当时没认真，想不到真会发生这种

事。”

金镇涛跺足道：“胡兄，咱们在地面上算是老交情了，你既有风声，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胡风苦笑道：

“你老爷子财大势大，日进斗金，难免有人眼红！这种消息！实在说，我也听多了，怎么把它当真？”

仇三星道：“现在该当真了，胡兄何不立刻去追查这条线索？”

胡风立刻起立道：“对，对，我立刻去查一查。”

说完，抱拳告退。

等他人走出了门，英芝贵冷笑道：“六扇门中人，哪能查出什么消息？”

金老太爷叹道：“我也这么想，有他在这里，帮帮场，安定人心，还有用一些。”

仇三星道：“二位都言之有理，但不支开他，我有些话不好说。”

英芝贵鹰目一闪，道：“哦？”

仇三星注视着金老太爷道：“这件事依我看来，不是没有征兆，而是知道消息的人，惧于对方来头不小，不敢透露，这点由你金老发出这么多的帖子，竟没有人来，就可以叶落

知秋。”金镇涛点点头道：“嗯！有道理。”

仇三星继续分析道：“对方聚下杀手，摇动贵帮根本，事先绝你后援，相信他们还有后着。”

倏听到有人道：“人言智多呈足智多谋。如今看来，果然是料事如神，令人不能不佩服啊！”

只见一个腰悬长剑的白衣年轻，缓步走了进来。

人白天，竟没有通报，也没有见他是怎么出现的。金镇涛慌忙起立，道：“阁下是……”

白衣年轻人道：“在下易木英，只是别人的马前卒，特来做媒提亲的。”

金镇涛愕然道：“做什么媒？提什么亲？”

易木英道：“素闻老太爷的掌上明珠，颇为娴淑美丽之名，故敝主人特派我来通知老爷一声，为我家少主人定亲。”

英芝贵斥道：“小兄弟，你瞎了眼吗？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提亲？你家主人到底是谁？”

易木英大刺刺地站着，微笑道：“我眼睛没瞎，这时候也正是提亲的时候！金老太爷，别以为你早晨跑得快，留你一条命，却是全看你这么一位好女儿。”

听完这番话，这才明白对方竟是早晨杀人的对头冤家。

金镇涛脸色铁青，暴叱一声，道：“小子，拿命来还！”